

靳德峻編

人間詞話箋證

容錦熙題

靳德峻編

人間詞話箋證

文化學社印行

再版贅語

箋證是書，在民十五夏季，乃爲一己誦讀之便，非欲出而問世也。擱置年餘，文化學社邵先生，以是書頗便後學，遂取而付印；然因時倉促，亦未暇重加整理也。乃印後取閱，則知錯誤連篇，不可卒讀，責任所在，甚爲慚愧，然亦無能爲力矣。茲當再版之際，重加修正，庶可稍遮前羞，畧贖往過，讀者其諒我乎！但學本淺陋，誤謬當猶難免，愛好是書者，是正之可也。

極蒼識於舊都十九年夏。

凡例

一凡原書徵引詩詞，均錄其全首以便參閱，其太長者則僅標其出處。

一凡原書所引人名，均畧著其姓氏號別籍貫等，其著作之有關文學者，亦畧及焉。

一凡原書所引書名，均著其作者及卷數等，並稍涉內容。

一凡書中所引，有與原書不合者，亦畧爲疏通而辯明之。

凡例

人間詞話箋證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一)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二)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三)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

(四)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一)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籠曠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修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宋廬陵人。有六一詞及六一詩話行世。

(二)秦觀踏莎行：「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

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觀字少游，初字太虛，號淮海，宋

高郵人。有淮海詞三卷行世。

(三)陶淵明飲酒詩第四首云：『結廬在人間，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淵明。後世稱靖節先生。晉潯陽柴桑人。有集。

(四)元好問穎亭留別詩：『故人重分攜，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藉；北風三日雪，太素乘元化；九山鬱崢嶸，了不受陵跨；白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閒暇，壺觴負吟歎，塵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亂如麻。』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太原人。有遺山樂府。

無我之境，人惟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動之靜時得

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于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律。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一)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二)宋祁玉樓春：「東城漸覺春光好，穀皺波紋迎客棹。綠楊煙外曉寒輕，

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爲君持酒勸

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祁字子京，卒諡景文。宋安州安陸人。有出

麀小集及西州猥稿。

(二) 張先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來愁未醒，送春歸去幾時回？
臨晚鏡，傷流景，往事悠悠（或作後期）空記省。沙上並禽池上暝，

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幕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先字子野，宋烏程人，有詞一卷行世。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二）魚兒出，微風

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二）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

（三）閒掛小銀鈎，「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度」也？

(一) 杜甫水檻遣心：『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晚樹多花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杜甫唐人，字子美。本居襄陽，後徙河南鞏縣。有集六十卷。

(二)杜甫後出塞第二首：「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筋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三)秦觀浣溪沙：「漠漠暝寒上小樓，晚鶯無賴似窮秋；淡烟流水畫屏幽。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寶簾閒掛小銀鈎。」

嚴滄浪(二)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三)所謂「神韻」

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一)宋嚴羽字儀卿，一字丹丘，自號滄浪逋客。邵武人。有滄浪詩話及滄浪詩集。

(二)清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有集行世。

太白(二)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

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范文正(三)之漁家傲，夏英公(四)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

(一)李太白，名白，號青蓮居士，唐隴西人，後徙蜀之昌明。有集行世。

(二)李白謫秦娥：「簫聲咽，秦樓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橋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

陵闕。』按此詞，非出太白乃晚唐人所依託，前人論之頗詳，此沿誤未

暇改也。

(三) 范文正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幃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文正名仲淹，字希文，卒諡文正。宋吳縣祥符人。有丹陽集。

(四) 夏英公喜遷鶯：『霞散綺，月如鉤，簾卷未央樓。夜涼銀漢截天流，宮闕鎖清秋。瑤臺樹，金莖露，鳳髓香盤煙霧。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涼州。』宋夏竦字子喬，封英國公，故或簡稱英公。卒諡文莊。江州德安人。有文集行世。

張皋文(一)謂飛卿(二)之詞深美閑約，余謂此四字唯馮正中(三)足以當之。劉融齋(三)謂飛卿精艷絕人，差近之耳。

(一)張皋文名惠言，清武進人。著書等身，有茗柯詩文集行世。

(二)溫飛卿本名岐，後改庭筠。唐太原人。有握蘭金荃等集。

(三)馮正中名延巳，一名延嗣，南唐廣陵人。有陽春錄一卷行世。

(四)劉融齋名熙載，一字伯簡。清江蘇興化人。有藝概及昨非集等行世。

「畫屏」(一)金鷓鴣「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絃上」(二)黃鶯語，「端已語也，其詞品亦似之。」「正中詞品，若欲于其詞句中求之，則「和淚」(三)「試嚴妝」殆近之歟？

(一)溫飛卿更漏子：「柳絲長，春雨細，花外漏聲迢遞。驚塞雁，起城烏，

畫屏金鷓鴣。香霧薄，透簾幙，惆悵謝家池閣。紅燭背，繡簾垂，

夢長君不知。」

(二)韋端已菩薩蠻：「紅樓別夜堪惆悵，香燈半捲流蘇帳，殘月出門時，美

人和淚辭。琵琶金翠羽，絃上黃鶯語：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

(三)馮延巳菩薩蠻：『嬌鬟堆枕釵橫鳳，溶溶春水楊花夢。紅燭淚闌干，翠

屏煙浪寒。錦壺催畫箭，玉佩天涯遠。和淚試嚴妝，落梅飛夜霜。」

南唐中主(一)詞「齒蒼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大

有衆芳蕪穢，美人遲暮之感。乃古今獨賞其「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二)南唐中主山花子：『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樵

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無限恨

，倚欄干。』李璟字伯玉，初名景通，昇之子。在位十九年。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二)

之詞，神秀也。

(一)李重光南唐璣子，名煜，初名重嘉。史稱李後主。在位十五年。有集行世。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爲士大夫之詞。周介存(二)置諸溫韋(三)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

「自是(三)人生長恨水東流」，「流水(四)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金荃(五)浣花(六)能有此氣象耶。

(二)周介存名濟，一字保緒，號未齋，晚又號止庵。清洛陽人。有介存齋詩及味雋齋詞。

(三)溫韋即溫庭筠韋莊。

(四)李後主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東流！ 無語獨上西樓，月如鈞

。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四)李後主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響貪歡！
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五)金荃集唐溫庭筠撰。唐藝文志及宋志俱載爲十卷，而文獻通考則載爲七卷別集一卷，是已非原本。後曾詞立又采文苑英華萬首絕句所錄爲集外詩一卷以附之。

(六)浣花集蜀相韋莊撰，其弟鷟編。原本共五卷，後人析而爲十卷。又補遺一卷，則毛晉所增也。莊在蜀得杜甫浣花溪草堂因以名集。

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是後主爲人君所短處，亦卽爲詞人所長處。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二)紅樓夢(三)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一)此書共有數種。著者亦有數人。惟現行七十回本，乃金聖歎評本。祇知書成於弘治正德間，不詳著者何人，或謂出於施耐菴之手。但施耐菴之名，不見於任何記載，乃作者避禍之僞名也。

(二)清曹霑撰。霑字雪芹。漢軍正白旗人。

尼采 (二) 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 (二) 燕山亭詞亦畧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戚，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其

大小固不同矣。

(一) 尼采德人，生于一八四四年，卒于一九〇〇年，否定歷史萬能論，而宣傳「超人」主義。其著作之最著者有查拉圖如是說，反基督教道德底系統，尼采對華葛那偶像底微光及詩集等。

(二) 宋道君燕山亭：『裁剪冰綃，輕疊數重，冷淡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涼幾番風雨？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會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宋道君即徽宗，名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五年，禪位於皇太子，被尊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北狩。紹興五年崩，廟號徽宗。

馮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後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二）中不登其隻字也。

（一）花間集趙崇祚編，凡十卷。以長短句自爲一編者，自此集始。

正中詞除鷓鴣踏枝（一）菩薩蠻（二）十數闋最煊赫外，如醉花間

（三）之「高樹鵲唧巢，斜月明寒草」。余謂韋蘇州之「流螢」（四）
渡高閣，孟襄陽之「疏雨」（四）滴梧桐，「不能過也。」

（二）馮正中鷓鴣踏枝即蝶戀花：「幾日行雲何處去？忘却歸來，不道春將暮。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

，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裏無尋處（或作依依夢裏無

尋處。』或謂此爲歐陽修詞。

(二)馮正中醉花間：『殘雪小園春未到，池邊梅自早。高樹鶻銜巢，斜月明寒草。山川風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厭醉金杯，別離多，權會少！』

(三)韋蘇州寺居獨夜寄崔主簿詩：『幽人寂不寐，木葉紛紛落，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坐使青燈曉，還傷夏衣薄，寧知歲方晏，離居更蕭索。』應物號蘇州，唐長安京兆人。有集行世。

(四)孟浩然字浩然。唐襄陽人也。閒遊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後病疽背卒。有集四卷。

歐九(一)浣溪沙詞「綠楊樓外出秋千」晁補之(二)謂只「出」

字，便後人所不能道。余謂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詞（三）「柳外秋千出畫牆，」但歐語尤工耳。

（一）歐九浣溪沙：「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似尊前？」歐九即

歐陽修。

（二）晁補之字无咎，自號歸來子，宋濟州巨野人。有鷄肋集及晁无咎詞。

（三）馮正中上行杯：「落梅著雨消殘粉，雲重烟深寒食近。羅幙遮香，柳外秋千出畫牆。春山顛倒釵橫鳳，飛絮入簾春睡重。夢裏佳期，祇許

庭花與月知。」

梅舜俞（三）蘇幕遮詞「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斜陽，翠色和烟老。」劉融齋謂少游一生似專學此種。余謂馮正中（三）玉

樓春詞「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專學此種。」

(一)梅聖俞蘇幕遮「露隄平，烟墅香，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窄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

歸期早。落盡梨花春事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烟老。」聖俞名堯臣，宋宣城人。有宛陵集。按此作「梅舜俞」誤也。

(二)馮正中玉樓春：「雪雲乍變春雲簇，漸覺年華堪縱目。北枝梅蕊犯寒開，南浦波紋如酒綠。芳菲次第長相續，自是情多無處足。尊前百計得春歸，莫爲傷春眉黛蹙。」

人知和靖 (三) 點絳脣，舜俞蘇幕遮。永叔 (二) 少年遊三閩
爲咏春草絕調，不知先有正中「細雨濕流光」五字，

(一)林和靖點絳脣：『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
○ 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
逋字君復宋錢塘人。隱西湖之孤山。卒賜諡和靖先生。不娶以梅爲妻，無子以鶴爲子。善行書，喜爲詩，有集。

(二)梅聖俞少年遊：『關千十二獨憑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魂與離魂，更那堪疎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
案此云「永叔少年遊」，「永叔當爲聖俞之誤」，
下「間隔與不隔」段有云「如歐陽公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闋云「關千十二獨憑春」云云，則知所取之少年遊固梅氏者也。歐陽公少年遊三闋內無是句也。

(三)馮正中南鄉子：『細雨濕流光，芳草年年與恨長。煙消鳳樓無限事，茫

茫！鸞鏡鴛衾兩斷腸。

魂夢任悠揚，睡起楊花滿繡牀。薄倖不來門

半掩，斜陽！負你陽春淚幾行？」

詩兼葭

(一) 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 (三) 之「昨夜西風

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意頗近之。但一灑落，

一悲壯耳。

(一) 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

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二) 晏同叔蝶戀花：『檻菊愁烟蘭泣露，羅幕輕寒，燕子雙飛去。明月不諳

離別苦，斜光到曉穿朱戶。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

路。欲寄采鸞無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同叔名殊，宋撫州臨川人，

有珠玉詞及文集行世。

「我瞻（二）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

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三）馳

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

香車繫在誰家樹」似之。

（一）詩小雅節南山第七首：「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

（二）陶淵明飲酒詩第十九首：「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

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轍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

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市。但恨多謬誤，君當恕罪人。」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一)柳永鳳棲梧（即蝶戀花）：『佇立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凭欄意。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

，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初名三變，字耆卿，宋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有所撰樂章集三卷行世。

(二) 辛棄疾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隕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風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居士，宋歷城人。有稼軒詞及稼軒長短句行世。按此詞與所引不同，不知本各不同歟抑誤引歟？但未見如所引者。

永叔「人間」(二) 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直須看盡洛城花，始與東風容易別，「於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一)歐陽永叔玉樓春：『尊前擬把歸期說，未語春容先慘咽。人生（按引作間）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離歌且莫翻新闕，一曲能教腸

寸結，直須看盡洛陽（按引作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

馮夢華（二）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三）古之傷心

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

。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三）未足抗淮海也。

（一）馮夢華名煦，清人。有所選六十家詞選及唐五代詞選。

（二）小山即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殊之幼子。有所撰小山詞二卷。

（三）方回，賀鑄字，自號慶湖遺老，宋衛安人。有東山寓聲樂府三卷。

少游詞境最淒婉，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淒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

「風雨(二)如晦，鷄鳴不已」。「山峻(三)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樹樹(三)皆秋色，山山盡落暉」。「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氣象皆相似：

(一)詩鄧風風雨第三章「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二)楚辭九章涉江內句也。全文太長，不錄。此章世稱屈原所作。原名平，楚之同姓也。有離騷及九章天問諸作。

(三)王績野望詩：「東泉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按引作盡)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續字無功，隋末龍門人，善爲詩。

昭明太子(二)稱陶淵明詩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

，莫之與京。王無功稱薛收（三）賦韻趣高奇，詞義晦遠，嗟
峩蕭瑟，真不可言。詞中惜少此二種氣象，前者惟東坡，後
者惟白石，略得一二耳。

（一）昭明太子即蕭統，武帝長子，字德施，小字維摩。有所撰文章英華文集
及所選文選三十卷行世。

（二）薛收唐人，字伯褒。

詞之雅鄭，（二）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
格。方之美成，（三）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一）雅鄭即雅樂與鄭聲也。

（二）周邦彥字美成，自號清真居士，宋錢塘人。有清真集及片玉詞行世。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

爲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二）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三）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三）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

（一）周美成解語花：「風消絳蠟，露浥紅蓮，鏡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澹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遊冶，釧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

(二) 夢窗即吳文英，文英字君特，號夢窗，宋四明人。有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

(三) 少遊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彫鞍驟。疎簾半捲，單衣初試，清明時候；破暖輕風，弄晴微雨，欲無還有。賣花聲過盡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鴦。玉珮丁東別後，悵佳期參差難又。名韞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花菴詞選註曰：『秦少遊自會稽入京見東坡。坡曰：「久別當作文甚勝，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詞。」秦遜謝。坡遽云，不意別後，公卻學柳七作詞。」秦答曰：「某雖無識，亦不至是，先生之言無乃過乎？」坡云「銷魂當此際，非柳句法乎？」秦慚服。然已流傳，不可復改矣。又問別作何詞。秦舉「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彫鞍驟

」，坡云：「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

沈伯時（二）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

「紅雨」（三）「劉郎」（三）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

章臺」（四）「霸岸」（五）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

果以是爲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爲耶。宜其爲提要

（六）所譏也。

（一）沈伯時名義父，履貫未詳，概宋理宗時人。有所撰樂府指迷。

（二）致虛閣雜俎有云：唐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如桃。

（三）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

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要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

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執政，又誣其

有怨憤之意。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及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數日爲出連州刺史。其自叙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桃花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于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其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

(四) 韓翃將妓柳氏歸，置都下，因安史之亂，盜覆二京，三歲不返；寄以詩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_爲人手！』時柳氏已祝髮爲尼，因哭云：『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

贈別。『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按章臺西漢長安一街名也。後柳氏爲番將沙吒利所虜，虞侯許俊復奪而歸於翊。許善佐有章臺柳傳。

(五) 霸岸在陝西長安縣。兩岸多種柳樹，送別於此者折柳枝以遺行者。故李益詩云：『楊柳含煙霸岸春，年年攀折爲行人。』羅隱詩云：『柳攀霸岸狂遮袂，水憶池陽漾滿心。』

(六) 提要云：『……頗失之拘，又謂說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欲避鄙俗，而不知轉成塗飾，亦非確論。』

美成 (二) 青玉案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覺白石念奴嬌 (三) 惜紅衣 (三) 一詞猶有隔霧看花之恨。

(一)周美成蘇軾遮：『燎沈香，消溽暑。烏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故鄉遙，何日去？安住吳門，久

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檝輕舟，夢入芙蓉浦。』按清玉案當爲蘇軾遮之誤。

(二)姜白石念奴嬌：『鬧紅一舸，記來時常與鴛鴦爲侶。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風裳無數。翠葉吹涼，玉容消酒，更灑菰蒲雨，嫣然搖動，冷香飛上詩句。』日暮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

，愁入西風南浦。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田田多少，幾回沙際歸路？』白石名變字堯章，自號白石道人，宋鄱陽人。有白石詞五卷。

(三)姜白石惜紅衣：『簾枕邀涼，琴書換日，睡餘無力。細灑冰泉，并刀破甘碧。牆頭喚酒，誰問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

虹梁水陌，魚浪吹香，紅衣半狼藉。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可惜渚邊沙外，不共美人遊歷。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

東坡（二）水龍吟咏楊花，和而似元唱；章質夫（三）詞原唱而似和韻，才之不可強也如是：

（一）蘇東坡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却似，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

（二）章質夫水龍吟：『燕忙鶯懶芳殘，正堤上柳花飄墜；輕飛亂舞，點畫青林，全無才思；閑趁游絲，靜臨深院，日長門閉；傍珠簾散漫，垂垂欲

下，依前被風扶起。

蘭帳玉人睡覺，怪春衣雪沾瓊綴；繡牀漸滿，

香毳無數，才圓却碎；時見蜂兒，仰黏輕粉，魚吞池水；望草台路杳，

金鞍遊蕩，有盈盈淚！」質夫名案，宋蒲城人；卒諡莊簡。

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二）雙雙燕次之

。白石暗香（三）疏影（三）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

「江邊（四）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耶。

（一）史邦卿雙雙燕：「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住，試入

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輕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

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

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翠黛雙蛾，日日畫闌

獨凭。」邦卿名達祖，號梅溪，宋汴人。有梅溪詞二卷。

(二) 姜白石 暗香：『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

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

瑤席。江國正寂寂，歎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樽易泣，紅萼無言

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三) 姜白石 疏影：『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離角黃

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夜月（

或作下）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

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却怨

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見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四) 杜甫和斐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

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迎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

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二）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峰（三）清苦，商畧黃昏雨」，「高樹（三）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風流，渡江遂絕，抑真有運會存乎其間耶？

（一）姜白石揚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過春風十里，盡

蔞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賞，算如今重到須驚。縱豈菟詞工，青樓夢好，

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爲誰生？」

(一) 姜白石點絳脣：「燕雁無心，太湖西畔隨雲去。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

。 第四橋邊，擬共天隨住，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

(三) 姜白石惜紅衣內句也，全詞見前。

問隔與不隔之別。曰：陶謝(二)之詩不隔，延年(三)則稍隔矣；東坡之詩不隔，山谷(三)則稍隔矣。「池塘(四)生春草」，「空梁(五)落燕泥」等二句，妙處唯在不隔，詞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六)少年遊詠春草上半闕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則隔矣。白石(七)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

，擁素雲黃鶴，與君游戲，玉梯凝望久，嘆芳草萋萋千里，
「便是不隔；至「酒被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
，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

（一）陶謝即陶淵明謝靈運。靈運小名客兒，南朝宋下邳人，因襲封康樂公，
故世稱爲謝康樂。有詩文傳世。

（二）延年即顏延之。延之字延年，南朝宋臨沂人。

（三）山谷即黃庭堅。庭堅字魯直，號涪翁，又自號山谷道人，宋分寧人。有
內外集及詞行世。

（四）南史謝惠連傳：族兄靈運，嘗于永嘉西草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
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句，大以爲工。

（五）薛道衡昔昔鹽：『垂柳覆金堤，靡無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

。採桑秦氏女，織綿寶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鶻，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道衡字玄卿，隋汾陰人。有集七十卷。

(六)按歐陽公三字當作梅聖俞此王先生原誤也，參看上十八十九兩頁。

(七)姜白石翠樓吟：『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醕初賜。新翻胡部曲，聽氍毹元戎歌吹。層樓高嶠，看檻曲縈紅，簷牙飛翠，人姝麗。粉香吹下，夜寒風細。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被清愁，花消英氣。西山外，晚來澗捲，一簾秋霧。』

「生年」(二)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

遊？」「服食」(二)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
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
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三)穹廬，籠蓋
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
爲不隔。」

(一)古詩十九首：第十五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
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
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二)古詩十九首第十三首：『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
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悟。浩浩陰
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

渡。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三)鮮卑民族的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古今詞人調格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二）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以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于青雲之概。

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一)劍南即陸游。游字務觀，自號放翁，宋山陰人。有劍南詩放翁詞兩唐書及渭南文集等行世。

東坡之詞曠，稼軒(二)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一)稼軒即辛棄疾。傳見前。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蛻蟬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

蘇辛詞中之狂，白石猶不失為狷，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中麓輩，面目不同，同歸于鄉愿而已。

(二)蘇辛即蘇軾辛棄疾。

(二) 夢窗即吳文英。傳見前。

(三) 梅溪即史達祖。傳見前。

(四) 玉田即張炎傳見前。

(五) 草窗即周密。密字公謹，號草窗，又號蕭齋，又號弁陽臚翁，宋濟南人。

。有草窗詞行世（草窗詞又名鬢洲漁笛譜）

(六) 中麓即李開先。開先字伯華，中麓其號也。明章邱人。有閒居集十二卷，收入提要。

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二）以送月曰：

「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繞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一)辛棄疾木蘭花慢：『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飛鏡無根誰繫？嫦娥不嫁誰留？』
誰經海底問無由？恍惚使人愁。怕萬里長鯨，縱橫觸破，玉殿瑤樓。蝦蟆故堪浴水間，云何玉兔解沈浮？若道都齊無恙，云何漸漸如鉤？』

周介存 (二) 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 (三) 旨蕩而史意貪」。此二語令人解頤。

(一)周介存名濟，一字保緒，號止庵，清洛陽人。有介存齋詩及味雋齋詞。

(二)周史即周邦彥史達祖。

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迫尋已遠」。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有

之其一「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一語乎。

(一)吳夢窗踏莎行：『潤玉籠綃，擅櫻倚扇，繡圈猶帶脂香淺。榴心空疊舞裙紅，艾枝應壓愁鬟亂。午夢千山，窗陰一箭，香癡新褪紅絲腕。

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

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凌

亂碧。」玉田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之一語以評之曰：「玉老

(二)田荒。」

(一)吳夢窗秋思耗：『堆枕香鬟側，驟夜聲，偏稱畫屏秋色。風碎串珠，潤侵歌板，愁壓眉窄。動羅篋，清商寸心低訴，敘怨抑，映夢窗零亂碧，待漲綠春深落花香泛，料有斷紅流處，暗題相憶。歡夕，簷花細滴

，送故人粉黛重飾。漏侵瓊瑟丁東敲斷，弄晴月白，怕一曲霓裳未終。

催去騷鳳翼，歎謝客猶未識漫瘦卻！東陽燈前，無夢到得，路隔重雲雁北。」

(二)張玉田祝英台近：「水痕淺，花信足，寂寞漢南樹轉首。清陰芳事頓如許。不知多少消魂，夜來夢到，斷紅流處。最無據，年來息，影空愁入庾郎句。玉老田荒，心事已遲暮。幾會聽得鶉啼：「不如歸」。終不似舊時鸚鵡。」

「明月(一)照積雪」，「大江(二)流日夜」，「中天(三)懸明月」，「黃河(四)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四)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五)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

(一)謝靈運歲暮：『殷憂不能寢，苦此夜難顏。明月照積雪，朔風勁（或作

清）且哀，運往無淹物，年遊覺已（或作易）催。』

(二)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
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
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
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朓字玄暉，南齊下邳人，與靈
運等同爲玄之後。有謝宣城集。

(三)杜甫出塞內句也，全詩見前。

(四)王維使至塞上詩：『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一作銜命辭天闕，單車
欲問邊）。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按引作黃字誤）

河落日圓。蕭關逢侯吏（一作騎），都護在燕然。『維字摩詰，唐河東人（或謂邠人），有詩四卷。』

（五）納蘭容若長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容若原名成德，後改名性德，滿洲正黃旗人，明珠之子。有飲水齋詞。

（六）納蘭容若如夢令：『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歸夢隔狼河，又被河攪碎。還睡，還睡，解道醒來無謂。』

納蘭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陸放翁跋（二）花間集謂「唐宋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輒簡古可愛。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駁之，謂「猶能

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謂詞必易於詩，余未敢信。善乎陳臥子（三）之言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故終宋之世無詩。然其歡愉愁苦之致動于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五代詞之所以獨勝，亦以此也。

（二）按陸氏之跋花間集凡二：其一稱「斯時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於無聊。」其二即此所引者。但「唐宋五代」數字叢刊及提要俱作「唐季五代」。疑作「唐季五代」是也。蓋若稱「唐宋五代」則必曰「唐五代宋」矣。駁之亦未稱宋可證。提要駁第一跋曰：「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天下所以岌岌。游未反思其本耳。」駁第二跋曰：「不知文之體格有高卑，人之學力有強弱。學力不足副其體格，則舉之不足

；學力足以副其體格，則舉之有餘。律詩降於古詩，故中晚唐古詩多不工，而律詩則時有佳作；詞又降於律詩，故五季人詩不及唐，詞乃獨勝。此猶能舉七十斤者舉百斤則蹶；舉五十斤，則運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二)陳臥子名子龍，更字人中，號大樽，明松江華亭人。有詩間略行世。

四言傲而有楚辭，楚辭傲而有五言，五言傲而有七言，古詩傲而有律絕，律絕傲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也；非無題也。

，詩詞其意，不能以題盡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調立題，并古人無題之詞亦爲作題。如觀一幅佳山水，而卽曰此某山某水，可乎？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然中材之士，鮮能知此而自振拔矣。

(一)花庵詞選名，宋黃昇編，凡二十卷。前十卷名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始於唐李白，終於北宋王昂；方外閨秀各爲一卷附焉。後十卷曰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始於康輿之，終於洪昇。黃昇字叔陽，號玉林，閩人。

(二)草堂即草堂詩餘，武林逸史編。詞家有小令中調長調之分，自此書始。凡四卷。武林逸史不詳何人。此書舊傳爲南宋人所編。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

也。詩詞皆然。持以衡古今之作，可無大誤矣。

人能于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于此道已過半矣。

以長恨歌（一）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于此見。不獨作詩爲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

（一）長恨歌白居易所作。居易字樂天，唐下邳人。有長慶集七十一卷。

（二）梅村吳偉業字，又字駿公，清太倉人。有梅村集及太倉十子詩選。

（三）白吳即白居易吳偉業。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韻乏駢體文耳。詞中小

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于排律矣。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夢見。

詩人必有輕視外物之意，故能以奴僕命風月。又必有重視外物之意，故能與花草共憂樂。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久貧賤，轆軻長苦辛。」
「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爲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五代比

宋之大詞人亦然。非無淫詞，讀之者但覺其親切動人；非無鄙詞，但覺其精力彌滿。可知淫詞與鄙詞之病，非淫與鄙之病，而遊詞之病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惡其遊也。

(一)古詩十九首第二首：「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織織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二)古詩十九首第四首：「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轆軻常苦辛。」

(三)論語子罕第九第三十章：「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小令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

(二)馬東籬號東籬，名致遠，元大都人。所作曲存于元曲選中者凡青衫淚岳陽樓陳搏高臥漢宮秋薦福碑及任風子等。

白仁甫 (二) 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爲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粗淺之甚，不足爲稼軒奴隸。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歟？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讀者觀歐秦之詩，遠不如詞，足透此中消息。

(二)白仁甫名樸，一字太素，號蘭谷，元隕洲人。後居真定，故又爲真定人。著有天籟集二卷，及元曲選中秋夜梧桐露頭馬上二本。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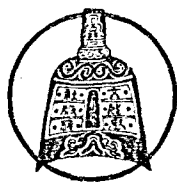
三版發行

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此書第四版已出版

人間詞話箋證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箋證者

靳德峻

發行人

北平和平門前文化學社
邵松如

印刷者

北平和平門前
文化學社
電南三五八零

總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前電話南局三五八〇
有線電報掛號二四二九

文化學社

分發行所

上海公共租界老靶子路三六九號

開封特約分社
文化學社上海分社
鄭州特約分社

靜武仁兄晒存

牛同景文贈

本書已照出版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82

#82-2

425

0